

人物
先賢

名臣
宦蹟

節先
斗

武進
陽湖
縣志
卷一

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二十一

人物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憑焉積民成俗賢才生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我武進陽湖夙號望縣詎無達人自周以前僻陋在夷莫得而紀爰及季札始通上國實開厥先自是而後代有作者雖顯晦殊途隱見異致而在邦在家期於必達識大識小皆與斯文故揚於王庭則道濟天下尺寸在手亦澤及生民若夫大雅之才斐然有作獨行之士闇然日章以及小道可觀彤管有煒非惟閭里之榮抑亦山川之秀也邑乘之輯原備史官采纂今避易儒林循吏之稱爲宦績經學文學他如忠節孝弟義

行前志有之今亦詳焉先賢則前代亦甚難其人名臣惟
國朝以有諡爲斷至寓賢列女仍如舊志著於篇志人物

先賢

周

季札吳王壽夢子壽夢有子四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
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
謝曰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有命授弟
餘祭欲以次致國於札於是季札封延陵號曰延陵季子聘於魯
觀六代之樂使齊說晏平仲使速納邑與政以免欒高之難使鄭
見子產如舊交與之綈帶子產獻紵衣焉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

公子將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云云有恩也
宣子魏獻子曰晉其萃於三家乎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
劍口弗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
劍繫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予乎季子曰吾心已許之
豈以死倍心哉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札札讓逃去乃立
餘昧子僚爲王諸樊之子光曰季子卽不受國我王嗣當立遂殺
王僚自立是爲吳王闔廬季子至曰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
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哭僚墓復位而待終於延陵孔子題其
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

名臣

唐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在隋由內史侍郎出爲河池郡守擊降鈔賊萬人又敗薛舉眾數萬唐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拜民部尚書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委以樞筦百務悉關決嘗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論議明辨而不能容人短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秦王爲雍州牧以瑀爲州都督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以切詆房元齡杜如晦廢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爲左僕射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免復起累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會元齡等小過瑀卽痛劾不報由是罷久之復用太宗嘗曰武德季太上等

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昆弟弗見容理於爾時不可以利
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旋拜太子
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卒年七十四謚曰肅從子鈞有才譽永徽
中累遷諫議大夫左武侯屬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
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
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遺詔殺之
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
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卽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
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瓘子嵩貌偉秀美須髯夏榮者善相
謂曰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始調洺州參

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姚崇亦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遷
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會吐蕃回紇兵變
徙嵩河西判涼州事完樹陣塢懷保邊人大破吐蕃祁連城下露
布至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七年進中書令仍遙領河西節度
使在公愼密人莫見其際嘗薦韓休入相及同位峭正不相假至
校曲直帝前嵩乞骸骨帝曰朕未厭卿何庸去嵩曰幸陛下未厭
得以乞身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安得自遂帝爲改容乃授尚書右
丞相與休俱罷子華謹重方雅有家法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不許輔國怨會肅宗大漸
矯詔罷爲禮部尚書二子恒悟恒子俛字思謙貞元中登進士第

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進
知制誥穆宗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嘗
詔譔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
又辭成當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
止性簡潔疾邪太甚孤特一概故輕去位無所藉文宗以俛先帝
賢宰相筋力未衰乃以詔書并絹因其弟楚州刺史俛致之終不
起家於洛以壽卒悟子倬字思道太和中擢進士第累除給事中
宣宗嘗以李燧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倬封還詔書後倬
以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
於厨以和劑倬知趣市還之懿宗喜佛倬切諫數遷拜義成軍節

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患襄西北防倣徙其流樹隄自固人賴以
安以兵部尙書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
空鯁正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尙書郎倣
領南海廩解官往侍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
距京師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惹苴嫌
乎倣曰吾思不及此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
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捕
繫獄杖殺之令孜拒黃巢以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
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華弟衡以尙主位三品衡子復字履
初雖生戚里而好學自力非名士宿儒不與游以清操顯建中四

年扈狩奉天帝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朱泚舊兵今泚
悖亂當有同惡者俄而鎰爲李楚琳所害於是拜吏部尙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臨事嚴方數拂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旣貶
晏然曰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寘咸通中位宰相寘子邁字得
聖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邁姿秀
偉意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旣爲相摭
邁罪斥播州司馬保衡死召爲禮部員外郎乾符閒累擢戶部侍
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次絰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邁負
大節以王佐自任旣當國風采峭整時田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
邁未嘗少下王重榮之亂田令孜逼帝幸陳倉朱玫欲立襄王煜

召邁作冊邁辭致恨之罷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帝還宮孔緯搆之賜死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興衰古未有也

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再中博學宏詞科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狩陝昕從擢國子祭酒請崇太學以崇教本大歷中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讓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龕定寇難功雖絲毫不遺賞况鄰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其衷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顙乞和非天子卹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爲失信者回紇大慚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轉工部尙書德宗出奉天昕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之急獨竄山谷間

僅至奉天遷太子少傅兼禮部尙書年九十卒諡曰懿昕始薦張
鎬來瑱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裴垕其後鎬興布衣不數年位將
相瑱爲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竝爲名宰云

宋

胡宿字武平天聖二年進士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宿率公私
船救全活甚眾以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
人者將抵死宿疑之辟左右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縛以來不
知故也宿窮究其獄乃婦人與所私殺夫誣之以自釋遂釋囚而
置殺人者於法遷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
諒去僚吏疑其欺不肯書歷宿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

早正俟其去而非之豈分謗意乎僚吏慚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築石塘百里民號曰胡公塘久之爲兩浙轉運使知制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之變出爲和州都監尋復召宿封還詞頭命遂寢慶歷六年京東兩河地震宿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疏言應在西北二邊彼中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時以爲迂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時議士大夫七十不致仕者請令有司案舉宿謂當使自陳全其節又言新樂舊樂難竝用間歲貢士不若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監護宿言介如道死陛下得毋受殺直臣名乎帝悟追還中使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其害宿請斬之以謝河北充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

謂其封兩長主未嘗有冊命獨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義也涇州
卒以折支不時欲煽爲亂詔劾治三司吏三司使包拯弗遣宿曰
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無罪更拒制命紀綱廢
矣拯懼立遣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趙滋顓治界河事宿言於
英宗曰南北通好幾六十年卽或侵誣尺寸城砦之吏力能辨詰
何至興甲兵哉縉紳多恥燕京外屬顧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
成禍且隨之願守兩朝法度以惠元元幸甚以老數乞休治平三
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
傅謚文恭宿清謹忠實外和內剛不以進退爲意臨事重愼不輒
發發亦不可回也居母喪三年不入內雖貴顯常如布衣時少與一

僧善僧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欲以術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也嘗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惟當修身俟時毋爲造物所囓子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歷官吏部郎中哲宗崩遼使來致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遂易服以見初宿使遼遼人重之知鴻臚卽其子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潁昌府歷密州卒宿從子宗愈字完夫嘉祐二年舉進士甲科爲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宿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由集賢校理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王安石以李定爲御史宗愈卽疏言御史當用論薦今定以幕客不因薦得之是殆出執政意卽大臣

不法誰復言者及蘇頌李大臨不草定制坐黜宗愈又爭之安石
怒出通判眞州元祐初累進御史中丞時更定役法書成衙校募
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
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刪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
爲奸則小人指君子爲黨君子義之與比陛下能擇中立之士用
之則黨禍息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歷尙書右丞罷爲資政殿學
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尙書卒諡修簡子端
修亦以直言入黨籍紹興三年贈直秘閣宿從孫交修字已林崇
寧二年進士選詞學兼茂科建炎初歷遷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
首論天下大勢謂淮南無藩籬之衛湖廣有腹心之憂江浙根本

未立秦蜀指臂不相救宜詔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又應詔論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強兵禦戎之要語皆切至累遷刑部尙書江東留獄追逮者尙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其俱至則瘐死者眾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者從輕詔從之朝論欲以西蜀交子行於諸路又議大舉交修力陳其害上問蜀帥於交修以從子世將對後果爲名帥自重兵守蜀餉道險遠水陸皆梗交修請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留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詔行其議後以端明殿大學士知合州請免上供以萬計在州數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文不事雕琢坦然明白自其從祖宿從父宗